

如夢令

(散文集)

如夢令（代序）

有人在我的牆壁上裝飾一幅畫：暗藍的東方水墨畫，畫出一個人仰眸凝眺的姿勢。常時借一點薄暮的灰明，我去到我的小窗前，影影綽綽地望着牆壁上的，那個以荒唐的幻想塑造起來的人物。「一個用力點下去的驚嘆號和疑問號！」這一望往往使我想到我的牆壁委實太荒涼了。它因為荒涼所以也寒冷，那個人站在那裏是委委曲曲的。我背着我的小窗口，手心去反撐在蟲蝕過的窗櫺上——我的背脊上不會生眼睛，可是我也知道天在漸漸暗下來了。「這不是有點相像嗎？」忽然又想了起來：「我的窗櫺是畫框，我們都是那同色的畫布的点綴，我和我那噤默的朋友。……」

我乃記起一些斑駁的書葉——斑駁的書葉上寫着斑駁的古傳說。一個故事說到從前有位書獃子某君，他忽然愛上一個奇怪的女人——他的那位朱麗葉是畫上的古美人。……現在且說他們眉挑目語，一見傾心；終於他愛得她發瘋，而她也跳不出她自己的繭子。然而他們始終無法通一通款曲，因為她僅僅是畫上的古美人。……這麼樣一天二天，度日如年，那位書獃子後來便相思成疾，一命懸絲了。……正當這故事幾乎不免要以通俗小說的結束來結束的

時候，却不道又峯迴路轉——他忽然聽得床前有佩環叮噹的聲音，病人翻身一望，他的朱麗葉正款款打畫上走下來了。……」

這迷人的故事荒唐得發甜，荒唐得反而不像是荒唐；然而在這裏應該受到天才的讚美的僅僅是創造那迷人的故事的作者，作為描寫一幅名畫的作者他却低能兒了。一切名畫永遠是在等待着人們走進，却不是她自己迎上來。她也永遠不會迎上來，甯可凍餒而死在那黑暗的門洞裏。因為她有她自己的驕傲。

……我的上半身一點一點向窗外仰出去——我的背脊緊貼着窗櫺，那裝飾我自己的畫框。我閉上眼。……忽而我又仰面向空吹出一口氣。於開始看見了完全像夜的海水藍，早熟的仲夏的美目流盼着，像閃閃鑠鑠的泡沫。

我終於又扭亮了壁燈，再去看牆上那幅暗藍的水墨畫。這一次我所看到的那個噤默的人却變得非常孤冷了。一種迷人的孤冷，孔雀似的孤冷。我知道我其實是在喜歡那個人，但是我却準備接受他的傲慢的挑戰。我也睜起眼睛，而且從嘴角嗤嗤射出我自己的利箭。……這麼消耗了一會，我又試着一步一步走近去。很小很小的步子。

我忽而一笑，伸出手來給我自己解圍了。「握一握手罷！」我說。但是我知道我其實已經戰敗了。為那孔雀似的孤冷所戰敗，我不得不解圍。我一把握住了那個人的手——我握住了我自己。我的影子。

「你是我的影子嗎？」

「你是我的影子嗎？」他反問。

我握住的畫中人原來是我自己的影子！戰敗我自己的原來是我自己的影子！……

我不禁退後了一步。現在我的牆壁上重又張起那幅暗藍的水墨畫：一個以荒唐的幻想塑造起來的人物，一個用力點下去的驚嘆號和疑問號！

「我有這樣的影子嗎？」

我端詳着我的影子，那個噤默的人，噤默的我自己。你說我有甚麼可以不滿意於我自己的影子的呢？這樣一個完全的姿勢！——看星的姿勢，看雲的姿勢，看一切的姿勢，看無所看的姿勢。

「你不配！」然而我的影子這樣說。「猥瑣的人不配穿亮煌煌的盔甲。……」

「……但是你終於要死在暗暗的門洞裏面的！」我憤然。

我聽到有人太息了。我自己的太息，或者是我的影子的太息。那太息的聲音道：「這樣的一個姿勢呵！」

這樣的一個姿勢是多半要死在暗暗的門洞裏面的！我們都知道；千萬年來就如此！但是有一天你也許要塑造一個立像或胸像——假使你是那樣一個天才的雕塑手——你要賦給無生命以生命：你要訴說一個凱旋的英雄，一個失敗的英雄，一個無所告的寂寞的哲人，一個見

危授命的孤臣孽子，……你要在你的立像或胸像上創造人類傳奇中最美的傳奇，幻想之幻想，過去與未來。你說你能够在這樣的姿勢之外選擇更完全的姿勢嗎？

你不會找到更好的！我知道你決不能。最美的立像和胸像永遠就是這樣的姿勢，因為這是一個完全的姿勢。——看星的，看雲的，看一切的，看無所看的。

現在你好像透着奇怪了；那些人難道也像抽上了雅片，他們是看星或者看雲上了癮？其實並不是。他們那樣看是疲倦的——他們那樣看只是爲了無所看。他們也何嘗不希望低下頭來歇一歇呢？可是他們永遠不會有那樣的機會！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驕傲。孔雀似的驕傲。

描寫輝煌地生的人却反而要用暗淡地死的人的姿勢，這就是人類的無可解釋的思想。——然而也千萬年來就如此！

三十五年九月

答客問

你問我爲甚麼沉思嗎？不爲甚麼——僅僅有一點寂寞。寂寞教會我沉思了。

寂寞是一位好教師，一位溫柔的教師。她教給我沉思比我學習說話還容易。對於她我常常會幻想成一個衰弱的老婦人，那個教給我說話的老婦人：靜穆，深沉，終年穿着和她那悵鬱的心情同色的暗藍的衣裳。

這溫柔的教師並不是嘮叨的。（你想那對於一顆幻想的心够多麼煩膩？）她教給你沉思只是用這樣一種靜穆的悵鬱的聲調，沒有嚴肅的啓示，沒有人間的教訓；只如在這樣的夜裏有人給你唸一個斑駁的古傳說。那結末的如煙的太息也不會留下永恆的哀怨來：它只是給你揭起了一層澹遠的沉思的幕幕，海水色或者天藍色的。

於是你能够蹣跚走進沉思的幕後去了。來迎者或是二紫衣，或是輝煌的油壁車，或是無垠的荒漠都無妨；反正再進去一點你便可以到槐安國了——或者你到的是一座發亮的黃金塔，門裏悄無聲息，你一級一級走上去，最後撩起錦帳，給一副青面獠牙嚇一跳；或者你到的是特洛亞城外的瓦礫場，血濕的泥地上橫着斷矛，斷矛前面是赫克特的屍骸，剛才給一匹

馬所拖得血肉模糊的……於是你爲這千古的倔強的命運搏鬥者放聲一哭，讓一粒冰冷的水珠結束你無際的荒唐夢。

最沉悶的未雨天她教給我看簷角張網的蜘蛛。這有趣的課程是在她並不說明是狩獵，更不告訴你以阿爾弗列特皇的那個熟習的教訓。她只指點你看一幅灰明背景上的新繡的圖案：一個出神的音樂師正在那八卦形線譜上，寫着他的未完成的歌謠曲。悵鬱的 Minor 的曲調。

失眠之夜是難於消磨的，然而這正是講故事的最好的時光。我的溫柔的教師記得許多迷人的故事，她可以娓娓地一直講下去，使你覺得那個出名的古波斯女子向暴虐的蘇丹所講的那些故事，完全失去了光彩。僅僅一個月亮的傳說便是無窮無盡的，而況還有無窮無盡的星星——連星星也閉起眼睛來的時候還有變幻的輕雲，叩窗的纏綿的雨點。而像這樣晴好的秋夜，她更不會讓你錯過「坐看牽牛織女星」的最好機會的。七夕才過，此恨綿綿，你讀懂了那一對怨哀的眼睛內的全部情意，是優里璧狄斯(Euripides)也夢想不到的學問。

冬天是寂寞的最廣闊的領域，斑斕的幻想的繁殖場——她們糾結地生長如初春的藤蘿，你要採擷一個放縱的幻想比在秋林採擷一片紅葉更爲容易的。

試想是荒僻的村店：凍雲如墨，紙糊的白木窗裏關住將逝的黃昏。此時有人獨坐，無酒無餚，看最後一點微明從窗隙爬出去如蜿蜒的灰色的小蛇。……或者是夜半無眠，一燈如

豆，吠聲若豹。此時想起一個「聊齋」的故事，乃被北風裏突然敲響的柝聲，在背脊間種下一連串寒冷的戰慄，抽苗長葉，……

再不然就是在理想的暖室——窗外有輕語的雪花，窗內有嚙默的水仙。頑皮的壁火爐側跳動着癡癡的笑。此時身後有人送過一封期待的信來：拆開，則千萬里外的相思遂釀成濃厚的悵鬱，膠水似的黏合上心頭。……

再不然還可以想到死，（配合一份聖誕夜的深沉的彌撒曲），你聽一個寂寞的沉思的靈魂的歌唱，歌唱着不死的祕密，歌唱着無夢的睡眠，……

比較無聊的只有春天——人間的花朵生長起來，幻想的花朵遂逐漸彫零了！

我的溫柔的教師不大喜歡春天，因為這年青的季節和她那暗藍色心情是不大適合的。然而這時候我們也有很好的友伴——我們另有暗藍色的詞：「春花秋月何時了，……」

（感謝這不幸的亡國之君的眼淚，他用自己的大痛苦填補了一切寂寞的靈魂的空隙了！）

現在你大概也將為我的說話所引起，要像一般人常常所問的那樣，問起是否寫詩了。我可是不會寫，而且從來不曾想到寫，當我和寂寞在一起的時候。你且別問我能不能寫詩，你倒是想一想這裏有沒有適用的文字和紙筆。借用別人的一句話，這樣的心情是只能用星星寫在藍天的花箋上面的，因為人間的文字和紙筆永遠寫不完。……

幻想

「我有一個幻想，」有一天一個年青的姑娘說，睜亮她的閃爍如吉卜賽巫人水晶球的大眼睛。「假使有那麼一天，人類科學家忽然發現了一種特殊的養份——只在他們同類的身體中才有的——譬如說比維他命更珍貴千萬倍的養份。你說人會不會將他們的同類看作補品，標上市價來賣買，並且殺來吃呢？」

「這——可是那會有這種養份！」

我看了那幻想的女孩子一眼，向前面走去。那是一條深秋的晚上十點鐘左右的柏油路。路旁有微禿的法國梧桐的疏影篩下來，跌碎在我們肩頭。有如一份歪歪斜斜的樂譜，我們用脚步按照它奏出寂寞的曲子的。我走了兩步，那幻想的女孩子追上來，攀住了我的胳膊，而且固執地問：

「可是假使有那種養份呢？」

我們立停在一株並不高大的梧桐樹下面了。我們互相注視對方的面孔。有幾秒鐘沒有說話。我看得出那幻想的女孩子在等待着：她的眼睛中流動着一種不安和焦燥。

「那也許是會的！」

幾秒鐘以後我用了最大的氣力說，彷彿吐出二十幾年來第一口沉重的呼吸。我們忽然靜默起來了。我們繼續着向前面走——穿過梧桐的疏影又走入梧桐的疏影。我的女伴的手腕現在挽着我的胳膊。我們都在心裏說着一些祕密的說話，陰暗的說話。可是我們的口裏都沒有說。……

「我難道回答錯了嗎？」我在心裏向我自己說。「假使人類真正發現了那種養份，人是準會吃他們同類的——不但是也許會，而且是一定會。……過去的吃人者就有過麻叔謀，張獻忠，……（自然也還有更多的不出名的吃人者。）現在呢，不必說也可以明白的。雖然那些人都有着各式各樣輝煌的頭銜。……」

我們仍舊沒有說話——我們都想起在這樣的環境中應該有更好的說話。……我們的腳步却沉重起來了。又走進一片梧桐樹的疏影時，那沉默的女孩子說：

「我覺得達爾文的進化論只能部份地來應用的。譬如說人類的思想這方面，好像就永遠不會進化的！……三千年後的人類也許將如三千年前的人類一模一樣，所差不過改了衣冠和禮貌，……」

她的聲音是幽幽的。幽幽的，如同這靜的夜氣中發抖的枯葉。幾乎是寂寞的自言自語的聲音，幾乎是嘆息一般的冰冷的聲音。……

這聲音黏在我心上。冰冷的聲音黏在我心上。

我們仍然走着，默默地。可是我覺得有點抱歉了——對於這般年紀的女孩子，本來只應該給她說一點人間的幻象的；那些美好如水晶的理想，瘋狂如火燄的希望，……爲甚麼我要說給她真實呢？她自然總有一天會懂得，可是她不必懂得這麼早。

走到路盡頭，我說：

「回去罷？」

「唔！回去罷。」

她仍然挽着我的胳膊。我們仍然默默地走——穿過梧桐的疏影又走入梧桐的疏影。……

三十二年九月

法利賽人

「……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，叫她站在當中，就對耶穌說：「夫子！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，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。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？」他們說這話，乃探試耶穌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穌却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。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。耶穌就直起腰來，對他們說：「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。」於是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。他們聽見這話，就從老到少，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。……」

這是一個被複述過無數遍的很老很老的故事。

我常常想起這故事——想起的時候總不免有點奇怪的：「他們怎麼會一個一個都出去的呢——那第一個走開去的又是誰——當時的那些法利賽人？……」

被詛咒的法利賽人的心理我們是不大明白的。

假使我們現在也這樣的綁起一個隨便甚麼人，譬如推向跑馬廳之類的地方去「示衆」罷——那個人自然不必是女的；不過最好是女的，而且要年輕而美貌。……現在你且試想我們

將會碰怎樣熱鬧的陣容罷，那些嘻嘻哈哈的觀衆給安排出來的陣容——。有鐵門的話自然要拉鐵門，是竹籬笆那麼十九要給擠塌的。於是鬧嚷嚷的人羣潮一般湧進去了。黑壓壓的人之海，後浪催前浪；一陣陣掀起他們的黑壓壓的瘋狂的嘶喚。……現在你再讓一個人跑到那高高的主席檯上去，而且讓他向播音機裏吐出同樣的幾句話：

「……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……」

那結果你想大概是怎麼樣的呢？

那結果其實想都不必想，所謂「洞若觀火」的——便是暴雷一般的鼓掌。在鼓掌聲中大大小小的石塊從四面八方投擲過來了。……

「嘻嘻！……好白相得來！」

試想你正欣逢這樣的場面，同時又想起那個很老很老的故事，你不是也有一點懷疑嗎？那些嘻嘻哈哈的人們，那些鼓掌山呼萬歲的人們——他們自然都可能打扮得衣冠楚楚，甚至在這樣大熱天那硬領上也沒有一絲絲綢紋的。可是你能够相信他們都清清白白如同那硬領一樣嗎？

「鬼才會相信！」

你說得並不錯，可是他們却沒有一個會走開去的。我可以擔保：他們每一個都可以向你賭咒他自己的清白。他們說現在投擲這石塊便是自己也相信自己是清清白白的證據。……不

過袖手作壁上觀的你這時候也許有點無聊了——你可能毫無興趣於那些指天劃地的賭咒——於是你便想到走開去。

「這個人怎麼要走了？」

「我也冷眼看着他，他一塊石子都沒投啊！」

「噯！……行跡可疑，……行跡可疑，……」

你回過頭來便會碰到許多猙獰的目光了；接着是「噓噓」之聲。到這地步你說你還能够作甚麼呢？你是非一敗塗地不可的。因為那「噓噓」之聲據說便是「公理」和「正義」。

現在無法招架的大大小小的石塊，從四面八方向你投擲過來了。向一個無罪的人投過來！

「萬歲！」許多人山呼。

你大概不免也有一番辯白罷，我知道。你要說你雖然打扮得趕不上諸位漂亮，你的硬領也因為省幾個錢從來不曾送到洗衣店去燙一燙，不過你委實是清清白白如同他們的硬領嗎？你要說你在抗戰中除了沒有做過「地下工作」，又領過一紙「市民證」的罪狀外，委實不過吃了八年苦而已嗎？……

「那末大家都在投石塊你爲甚麼不投呢？」

擊碎你的辯護的只要一句話。

那些人在投擲石塊便是自己也相信自己是清清白白的證據。你的證據呢？你說你的證據呢？……

我可以想像問答到這時候你已經詞窮理竭了。你只好躲開這當前的閑話而笑起來：

「那有這種事——瞎想！」

我也但願是瞎想罷。不過當想起前面那個很老很老的故事的時候，我至今總還是不免有點奇怪的。……

我們不大明白被詛咒的法利賽人的心理——那些爲我們詛咒的法利賽人。

看客·藝人

我近來時常想起差不多二十年之前看過的一種所謂「走鋼絲」的玩藝。

那時候還沒有「兒童節」，也沒有人發明「兒童是國家的主人翁」；但也恐怕就是這緣故罷，我們家的大人便不大會想起孩子們的娛樂了。雖然那些日子裏，我們活得好像也並不比今日的兒童更寂寞，不過開開眼界的机会究竟較少的。偶然有上那麼一個難得的机会，多半在節邊，還得家裏的大人恰巧沒應酬，親戚人家也並未「三缺一」。

「早點睡覺罷……明天帶你們看戲去。」

於是撲撲撲地吹着水煙筒的父親說。

這約言往往是慎重其事的。慎重得孩子們反而睡不着覺。我們勉強在枕頭上閉起了眼睛，聽着的的答答的滯緩的鐘聲，或者聽自己的心跳。……

自然那時候也沒有甚麼「五彩卡通」的，所謂「看戲」十九就是看京戲。我們對於那砰砰澎澎的鑼鼓，莫明其妙的紅臉和黑臉，也沒有多大興趣。我們最喜歡的地方是「雜耍場」。

二十年之前的雜耍場還不算十分低級的地方，因此大人們有時也允許着帶我們上「天韻樓」或者「大世界」。那些地方是我們失去的伊甸園：一個「哈哈鏡」內的鬼臉，一下玩具汽鎗的射擊，一個穿白底黑綢鞋的紈袴子騎在瘦驢上的影子，……都曾經是牽繫我們夢魂的東西。

然而我最喜歡的却是這一種「走鋼絲」的玩藝。

大人們圍在那裏看的也不少。吸引那些發直的眼睛的，多半還是那雙女郎的大腿罷？然而雖然尚未到達欣賞大腿的年齡，這玩藝對於我却也有同樣強烈的興趣。那手執綢傘，站在搖搖晃晃鋼絲上面的悠閑輕鬆的姿勢，曾經是使我非常羨慕的姿勢。

「她會不會跌下來呢？」有一天我這樣問。

「那裏會跌下來！……練好了的工夫啊！練好了就跟我們站在這平地上一樣的。」

我忽然想起了當時正在看的「七俠五義」這些小說裏面的飛簷走壁的人物，乃十分神往於站在鋼絲上面的，那個手執綢傘的悠閑輕鬆的影子了。我聽着如雷的鼓掌夾着色情狂的嘶喊從四圍升起來，如同一陣一陣湧進來淹沒我們的矇矓的夜霧。於是我有一種祕密的志願，很想到那裏去找這末一個機會，也練練走鋼絲的「工夫」才好。……

確確實實當時使我神往的不過是那一種「工夫」——那時候離開我的欣賞大腿的年齡還是很遠很遠的。我後來自然不會找到去練這一種「工夫」的機會，可是一晃二十年，却不料